

行走者

# 五千里江山一日阅

戴发利

曾有一趟高铁，每日从大西南开往北方。大西南经常云雾细雨，北方多是煦阳暖风。

这一程，从贵阳始发，向北、向东，穿过贵州、重庆、湖北、河南、山东，最后到达黄渤海之滨烟台，用十二小时画出一道两千三百多公里的轨迹线，可谓五千里江山一日阅。

这一路，遇见山脉、河流、平原、村庄、小镇、城市，跨过长江、两渡黄河，停靠在大海的故乡。

古人先贤远行，时间以“年、月”计。他们走得很慢，日升日落，餐风饮露，紧贴大地，一步一步。

我们断不可以睥睨古人的“慢”。今人的“快”，是时代、科技的快，不是今人自身的快；古人风霜雨雪中身影伟岸，足音蹒跚，必在时光变迁中获得永远的敬意。

沿着这条铁路线展开思古抚今的想象，试图触摸大地灵魂，是否不自量力？

## （一）山若神明

云贵高原，万山千壑的苍翠，铺天盖地、扑面而来。

被绿树覆盖得密不透气的山，一座连着一座，在云雾迷蒙中如波涛般层层叠叠向天外荡漾。三三两两的平顶小楼，散落在半坡上，在茂密的林中幽静而居，似乎只有鸡犬相闻。时而闪过一两片坡地种着庄稼，若沟底出现面积稍大的平整土地，便是难得一见的良田沃土。

山与山之间峡谷万丈，一桥飞架，一个隧道连接一个隧道。穿越隧道的黑暗，高铁的轰鸣充斥耳膜，一片震颤。

山，神秘、寂静，被山民赋予了超凡的神圣，高铁却毫不减速呼啸着穿梭。

时代日新月异，但贵州的山水始终披浓绿盛装，在很不肥沃的喀斯特地貌上，焕发出顽强的生命灵气。这是贵州对世人沉默含蓄的贡献。我作为受益者，虽然我生活在遥远的东海之滨。更大一点说，中华民族都是受益者，不是吗？

先民们说，山、树、水、田都是有灵气的，像祖先一样，需要虔诚供奉，怀敬畏之心以待。这里多民族，人们尊崇山山水水、一木一草。林木不能随意砍伐，生下孩子要种树纪念，让树陪着孩子长大，也让孩子陪着树参天。树懂得幸福和悲伤，树也会微笑或流泪。进入林地不能随意打闹、攀折，村寨周围的古树就像村里的长寿老人一样被呵护。

天地人和谐共生，已变成信仰道德、乡规民约、社会舆论、宗族家法，是潜移默化、烙印在内心的精神意识。

山，是天与地的连接，似乎从来都有精神和灵魂。

坚守传统需要“心”的力量。当年，心学大师王阳明历经磨难来到贵州，在大山密林的石窟中日夜端坐冥想，经过静坐顿悟的“龙场悟道”，他悟出了震烁古今的“心即理”“知行合一”——每个人内心都对善恶是非有直觉判断，这是一种内在力量，要遵从内心价值判断勇于去坚持、去行动、去体悟。大彻大悟后的王阳明在贵州的

书院讲学，又辗转江西、浙江，在朝在野，始终坚持儒家入世理想，最终提出“致良知”之说，意在唤醒天下人心中的良知，人人皆能为圣贤，社会就会和谐美好。

穿过北部大娄山脉，就是重庆。

## （二）大江东去

我深爱家乡的大海，但我也向往长江。大海是江河汇聚的，奔向大海是每一条江河的向往。

我幻想能生活在长江边，“风吹稻花香两岸，听惯了艄公的号子，看惯了船上的白帆”。

进入重庆，就能看到长江的影子。李商隐在缙云山写下了君问归期、巴山夜雨，这巴山蜀水的雨都是长江的水汽蒸腾凝结，这水汽大概又会重归长江吧。

雨雾中的长江安静平缓、一派空濛，水有丝滑的浓稠感，大小船只在江中行走，两岸堤坝宽阔，坝后高楼林立。

伴着高铁一路从贵州奔来的还有一条大河——乌江。乌江在贵州蜿蜒了那么久，自西向东，又执着北上寻找长江，终于在涪陵一头扎进长江怀抱，合二为一。

而嘉陵江何尝不是如此？它千里迢迢从西北的陕西、甘肃而来，在繁华的重庆城区与长江汇合。一座都市，两条大江拥抱，都市里的人，在岸边，日日夜夜看江水滔滔、分久必合。

浩瀚长江，又有多少河流如此热切地向你汇聚而来？

长江源于一滴水，是青藏高原唐古拉山脚下冰川融化的那一滴水。是因为亿万年前青藏高原是大海，所以这滴水要去东寻大海吗？

这滴水出发了。它如此弱小，要面对辽远的千山万险，但它知道，所有川流都要归海。刚出发时，它只能称为一条溪——纳钦曲小溪。它像一个不知世事艰辛、欢快无比的少年，充满激情地向前走，一路走一路邀约河流加入自己的队伍。

渐渐地小溪长大了，成为“河”，先叫沱沱河，再叫通天河。后来，河也长大了，到达横断山脉成为“江”——金沙江。此时冰川滴水少年长成了骁勇战士，开始了雷霆万钧、惊心动魄的滚滚奔流。它在川、滇、藏险峻雄奇的万仞中左冲右突，甚至在虎跳峡来个一百八十度大转弯。它摇旗呐喊、劈山凿岩，战无不胜。一路上雅鲁江、大渡河、岷江被它的激流所吸引，归附。在宜宾，金沙江与岷江汇合，长江横空出世。

我对金沙江充满敬意，没有它的战斗，就没有长江的壮阔。

就这样，在奔海的路上，万里征程，汇聚了多少河流？我已数不清。

出重庆、入湖北，在巴东，高铁与长江分别。高铁向北，长江向南。

## （三）楚国歌

高铁在湖北境内行驶距离并不长。从贵州、重庆的大山深壑到河南

的平原千里，在这里实现了高山到平原的交接。穿过神农架的绵延峰岭和刀劈斧凿般的喀斯特地貌，在襄阳跨过汉江迈入南阳盆地，便是一望无际的平坦。

短短时间，或许只能来得及回味楚国和屈原。

南漳车站，是荆山一脉。三千六百年前，这片荆山密林迎来了筚路蓝缕、披荆斩棘的开拓者——楚人。他们是被商朝从中原逐出的，在这里开始了艰难的生存。虽然背井离乡，但楚人坚信自己是火神祝融的后裔，是华夏民族的后裔，所以，他们从未放弃重返中原、重回文明中心的梦想。

他们跟随周朝打败商朝，建立楚国，开始了为崛起而奋斗的征程。经过鬻熊、熊绎、熊渠、武王、文王、成王等一代代君主的努力，终于到了楚庄王一代，“三年不鸣，一鸣惊人”，登上春秋霸主之颠，一时楚国实力天下无敌，引领华夏文明潮流。

但是，崛起之路从不会一帆风顺，王室内部经常自相残杀，国家的兴衰往往系于君主一人的德能。楚共王时代逼走名臣——巫臣，巫臣投奔晋、吴反楚；楚灵王时代穷奢极欲，钟鸣鼎食，上行下效，“楚王好细腰，宫中多饿死”，最后众叛亲离，逃亡而死，国家从此走上衰亡道路；楚平王逼走太子、灭太子老师吴奢满门，幸存的伍子胥一夜白头，投奔吴国，十六年后带着吴国大军攻入楚国，“吴师入郢”，几令楚灭国。

虽然后来又经历了楚昭王、楚惠王的中兴，楚悼王时代的吴起变法，令楚国恢复了些许生机，但到了楚怀王时代，战国七雄的最后胜利者秦国崛起了。秦楚最后决战中，楚怀王被秦困于咸阳郁郁而终，屈原纵身跳入汨罗江，秦军长驱直入，楚国最后一位将军项燕挥剑自杀，最后一任楚王负刍被俘，八百年楚国终告灭亡。

楚国兴衰的更大历史意义就在于，它所代表的南方文明与中原的北方文明双峰并峙、融合，印证着中华文明的绚烂、悠远、辉煌、壮丽。

楚国离去，长歌不绝，声响古今。

## （四）无边麦田

在河南境内行驶，一直都不能离开满眼的麦田。春天，麦苗青青；初夏，麦浪金色。

阳光下的大地平坦、辽阔、无边，微风中麦子摇曳点头，田边地头一行行绿树站立，如卫士般守候。不时有河流或宽或窄，在麦田边静静流淌，闪烁着粼粼波光。

黄河之水天上来，发祥了生生不息的中华文明。从人文始祖“三皇五帝”开始，夏朝都城二里头、商朝殷墟甲骨文、二十多个王朝的都城，铸就了波澜壮阔的民族史诗。

今天的中原大地，珍藏祖先荣光，敞开心胸，耕耘播种，尽情生长，奉献金黄麦粒。

大地、麦田四望无际，苍穹如盖。村庄、城市如孩子，在母亲的怀中偎依。

青与黄、荣与枯，生生不息、代代无穷。农耕文明于四季轮回中始终扎根大地，从远古一路走来，走过和平与战乱、富庶与困顿、繁华与寂寥，一路凝练和升腾中华文明的勃勃生机，完整而坚韧的脉络，从未走失、从未迷路。

在大地图前，我们应当顶礼膜拜、五体投地、匍匐泪流。

我们是麦、稻、黍、稷、菽五谷养大的，但我们归根结底是土地养大的。“青、红、黄、白、黑”五色土象征着江山社稷。

一粒麦子当然抵不过一粒金子，但如果我们没有麦子，我们必将守着金子饿死在大地上，甚至，在饿死之前，已经被金子压死。

土地是我们的“命根子”。无边无际的麦田，看上去多么沉醉、多么舒心，我们不能只记得雪白的面粉、忘了金黄的麦子。

这片大地，正在悉心守候二里头遗址、安阳殷墟，也在悉心守候着世世代代的麦田。

过郑州，九曲黄河滋养着土地，土地怀抱着黄河。阳光下、微风中，黄河边的麦子怡然自得地生长，麦浪滚滚。

这麦田，这麦子，如此充盈又如此珍贵。

## （五）黄河泰山

人不能两次踏进同一条河流，高铁却在同一天两次邂逅黄河。

在郑州辞别黄河，到济南已是黄昏晚照。黄河在济南城北环绕，能看到天边柔和的夕阳，挂在宽阔的一床河水上方，为城市和长河晕染出一片金色晖彩，留下了高楼和大桥的剪影。

黄河南边不远，就是泰山。登泰山而小天下，不是因为地理海拔，而是因为人的胸怀、责任、仁德。

黄河、泰山，呈现给我们的是一种意象美，是心与物的感应，是理性与情感的契合、思辨，是“我们”与世界的关系。

但黄河、泰山又不独是山东人的故乡观照，也是所有人的故乡观照。

黄河，是炎黄子孙、华夏儿女的“家、国”源头，是记于族谱之上的故乡。翻开《史记》，司马迁记载的第一个人是黄帝。黄帝在黄河流域统一了天下，于是有了“中华”的概念。

黄帝之后，开启了“五帝”时代和夏、商、周。这些朝代，君主都是黄帝的世系子孙；黄帝的后代又成为各地诸侯，如枝杈般繁衍生息，无论华夏和蛮夷各族，都奉黄帝为血缘始祖。

黄帝和他的后人是黄河养育的，也是从黄河走出的。他们带着东方的农耕文明，带着博大精深的黄河文化，带着儒家的伦理走向世界，塑造了独一无二的民族文化之魂。

在黄河入海口，是大片的湿地生态系统，黄河与大海“黄蓝拥抱”。这是黄河奔流到海之前在大地上最后的驻足和回眸，她把上游泥沙留在这里，演变沧海桑田的神奇壮观。万里黄河一路走来，完成了她的自然价值、文化价值、精神价值，成为民族的图腾。

在泰山顶峰玉皇顶上，西望黄河，如玉带闪亮，诗曰“黄河从天来，泰山拔地出，水荡荡，山峨峨”。

黄河是母亲河，泰山可称民族的“国山”，河岳相连并称，共同成为中华象征。

……

飞驰了一天的高铁，最后来到了胶东半岛的丘陵大地。这是我的家乡。

年年月月，我每日在家乡大地上行走，大地的边际就是大海。边际不是结束，而是另一个开始，面向大海再出发、再开始。

有人说，地球是圆的，沿着一个方向走，将来总有一天还会再走回来。人生就是出发，从故乡去他乡，终将再回故乡。

世界，是一个时间和空间概念。“世”是时间，过去、现在、未来；“界”是空间、方位。苍茫的大千世界，人终其一生，都在寻找和构建关于生命的世界观和方法论。